

# 美国“航行自由”的“神逻辑”

日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对所谓“中国军舰军舰拦截美国军舰、驱逐美国军舰”的提问,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反问:“为什么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国领空和领海附近?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领空和领海附近?”

提问者来势汹汹,是为了配合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将中国军方对美方挑衅行为的处置反诬为“制造危险”。李尚福的反问揭示了事件本质:如果美国管好自家军舰,不到处制造事端,哪里来的“危

险”?谁是危险的制造者?谁是受害者?答案不言而喻。

美国人不远万里,到他人家门口耀武扬威,却反诬他人限制其横冲直闯的“自由”——这就是美国的“神逻辑”。

在美国的逻辑里,美国军舰军舰在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是“航行自由”,如果中方不处置就不会产生危险;不远万里前来示强挑衅的美国自诩为“和平爱好者”,在自家门口进行正当处置的中国反倒成为“危险制造者”——真是岂有此理!

美国国防部曾在《亚太海上安全战略》报告中表明了野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覆盖的区域中,专属经济区主张达到了世界海洋面积的38%”,如果不在这个区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可能限制美国在世界三分之一海域中开展常规军事行动和军事演习的能力”。美国人自己把话说明白了,美国最看重的是自家军事力量在全球重要海域肆无忌惮地通过,根本不会顾及相关沿海国家的利益。

每一种“神逻辑”的背后,都少不了一

张不讲理的嘴脸。美国的“神逻辑”实质是霸权逻辑。美国人嘴中的“航行自由”,实为“航行霸权”。美国长年打着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和海上贸易繁荣的旗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美国人还标榜自己的“‘航行自由行动’不针对特定国家”,打造一心为公、客观中立的人设,让人无语。

对于矫饰“航行自由”的美国,我们不仅要揭穿其霸权的本质,看清其嘴脸,我们更要让自身强大起来,不能任由其霸权做派肆无忌惮。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 特朗普前副手彭斯参选下届总统



2020年2月29日,在美国华盛顿,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参加白宫记者会。

新华社发

美国共和党籍前副总统迈克·彭斯5日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竞选文件,将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他竞选人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彭斯定于7日在艾奥瓦州得梅因市正式宣布参选,当天是他64岁生日。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彭斯标榜自己是保守派,是特朗普等人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过去两年他多次前往将较早举行共和党党内预选的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以强化其“基督徒、保守派、共和党人”的形象。

据美联社报道,彭斯的竞选团队认定艾奥瓦州及其基督教福音派选民对胜选至关重要。彭斯打算在该州积极竞选,在党内预选前走遍该州全部99个县。

彭斯在特朗普主政时期任副总统,两人四年间关系紧密,但特朗普在任期末试图施压彭斯利用其国会参议长身份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遭后者拒绝,两人渐行渐远。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导致参众两院认证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击败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联席会议进程中断。骚乱还造成包括一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约140人受伤。

在美国司法部就特朗普在“国会山骚乱”中扮演角色所做刑事调查中,彭斯被视为关键证人。

综合多家媒体分析,彭斯在

共和党内部属于传统建制派,他在经济等领域的多项政策主张与特朗普无异,却不像特朗普那样麻烦缠身,因而有望吸引部分保守派选民。

只是,对选民而言,所谓建制派并非只有彭斯一个选择。例如,已宣布参选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也强调宗教背景,且没有特朗普时期的负面“包袱”。

法新社称,彭斯的加入难以撼动共和党党内竞争“三条赛道”的格局:排名居首的特朗普,紧随其后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以及其他所有人。

根据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5月所做最新民意调查,特朗普在

潜在共和党预选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49%,德桑蒂斯19%,彭斯仅有5%,更早些时候宣布加入角逐的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为4%。

除彭斯外,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和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布尔古姆本周也计划参选,这将让特朗普的党内竞争对手人数升至两位数。

路透社援引一些共和党人士和竞选策略师的分析报道,越来越多人参选或对特朗普有利,因为这些人会分散反对特朗普的选票,而特朗普可凭借至少占共和党选民三分之一的“铁杆”支持者确保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 新华社特稿

## 主要产油国减产 国际原油价上涨

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4日宣布新的减产措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日一度走高,但受市场整体避险情绪影响,最终当天油价涨幅有限。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41美元,收于每桶72.15美元,涨幅为0.5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58美元,收于每桶76.71美元,涨幅为0.76%。

欧佩克4日发布公告说,当天举行的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决定将成员国日均原油产量配额从2022年11月至2023年12月的4185.6万桶调整至2024年1月至12月的4046万桶。

此外,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天发布公告说,7月沙特将日均额外减产100万桶。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市场稳定。

由于油价在此前两个交易日已经明显上涨,当天的减产消息未能支撑油价持续显著上涨,市场呈现出一定

的获利了结态势。

吕斯塔德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乔治·莱昂表示,减产措施很可能在短期内推高油价,但后续影响将取决于沙特是否会延长减产。莱昂认为,减产可能给产油国带来更多挑战,因为高油价将推高西方刚开始回落的通胀,进而促使有关央行继续加息,对全球经济和石油需求不利。

虽然产油国不断采取措施提振油价,但市场对今后几个月的油价走势看法不一。

瑞银集团报告说,沙特减产等利好消息将在下半年为油价提供支撑。石油仍是受市场偏爱的投资产品,预计今年年底布伦特油价将处于每桶95美元水平。

花旗银行全球大宗商品负责人埃德·莫尔斯则表示,此次会议上沙特未能说服所有产油国采取措施提振油价,同时全球主要消费市场需求疲软,后市石油供应增幅可能比需求增幅大得多,油价甚至可能跌至每桶70美元下方。

新华社纽约6月5日电

## 野火持续蔓延难控 加拿大向国际求援

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仍有400多处正在燃野火,其中249处处于“失控”状态。加政府官员5日警告,未来几个月火情严峻,东部魁北克省已寻求别国帮助灭火。

据法新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5日上午,加拿大各地共有413处野火正在燃烧,从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西端到东海岸新斯科舍省均有野火,过火面积已达330万公顷。受火情持续影响,在过去一个月,加拿大累计有约12万人被迫疏散,而目前仍有约2.6万人被要求离开住所,撤至安全地点。

一些官员指出,野火持续蔓延主要缘于近几个月异常炎热干燥的天气条件。这种情况预计将持续至8月。

“模型显示,这个夏天可能是特别严重的野火季。”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乔纳森·威尔金森说,目前野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历年平均水平的10倍。照此形势发展,加拿大很可能迎来“有史以来最严重野火季”。

“每个省和地区都需要在这个野火季保持高度警惕。”威尔金森说。

艾伯塔省、新斯科舍省和魁北克省已经请求联邦政

府援助。在魁北克省,官方已经报告160多处野火,其中至少114处处于“失控”状态,已经疏散约一万人。

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勒戈5日告诉媒体记者,该省目前尚无关联野火的人员伤亡情况,政府已经出动超过480名消防员,能够应对大约30处野火。

按勒戈说法,通常情况下其他省份会派消防员前来帮忙灭火,但眼下其他省份也“腾不出人手”。他说,大约200名消防员正从法国和美国赶来,魁北克省还在与哥斯达黎加、葡萄牙和智利协商,以寻求更多“外援”协助灭火。

据法新社报道,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墨西哥、新西兰、南非和美国等国约1000名消防员已经抵达加拿大或正在赶来,协助加方灭火。

法新社说,受全球变暖影响,加拿大近年来极端天气频频。

加拿大本轮野火所致污染波及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地区。依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空气质量警报,密歇根、威斯康星、俄亥俄、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纽约等州部分地区受到影响,敏感人群被建议尽可能减少剧烈户外运动。 新华社特稿

## 债务上限法案难消美国经济风险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炒作两党就债务上限达成共识是“美国经济的巨大胜利”,但越来越多媒体和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国会通过的债务上限法案正通过“捆绑举债”抽干市场流动性,通过“约束开支”减少刺激力度,加剧市场对美国财政、货币端口“双收缩”的担忧。

美国经济风险不仅没有消除,部分领域风险甚至进一步增加。

一方面,法案将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初。一些市场分析人士预期,近期“腰包干瘪”的美国财政部可能因此大肆举债,给市场带来一场国债发售“海啸”,在流动性本已紧张的市场产生巨大虹吸效应。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日,财政部库存现金盈余已跌破230亿美元的低位。不受债务上限约束后,财政部预计到底月底把现金库存充实至5500亿美元。市场人士甚至预计,未来数月美国财政部举债规模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

摩根大通分析师尼古拉斯·帕尼格佐格卢认为,美国财政部发债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可能“只

有在像雷曼危机这样的严重崩溃中才会看到”。美国银行分析师估计,其产生的经济影响与加息25个基点相当。

彭博社认为,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以来,美国多家银行“爆雷”关闭,金融体系压力骤增。财政部充实现金流的举措将从市场抽走大量流动性,其负面效应可能超过先前历次债务上限风波的市场后遗症。

另一方面,法案对美国2024财年和2025财年联邦开支进行限制。市场人士认为,美国经济最近几个季度受诸多不利因素拖累,主要依靠联邦支出才勉强实现增长,而债务上限法案对支出的限制可能抑制这一支撑因素。

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迈克尔·费罗利认为,在经济衰退预期之下,财政政策对增长的支持作用往往更高,法案导致财政支出减少,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和就业产生更大影响。

“两种政策都在后撤并相互放大(市场冲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斯旺克说。

除短期内增加金融风险、削弱增长动能外,就长期而言,债

务上限法案无法实质性改变美国在债务问题上面临的长期制度之弊。

从时间上说,两党同意限制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支出,换取债务上限问题至2025年年初的解决方案,时间节点正好设在下届总统上任和部分国会议员履新之时,相当于将“旧账”推给“新官”。

从内容上说,与美国债务相关的两个关键财政问题——福利支出和税收收入,均未在法案中有重要体现。民主党人担心推动增税将对大选带来负面影响,而共和党人担心迫使民主党缩减福利后遭到政治反噬,双方最终相互妥协。

《经济学人》评论认为,此次通过的债务上限法案虽然被称为“财政责任法案”,却没有实质性触及美国财政“不负责任”的病根。在债务上限2025年年初重新生效之际,下一场围绕债务上限的党争大戏几乎肯定会上演。

《华尔街日报》感慨道,政治极化并非美国独有,但美国是唯一一个各种政治力量拿债务问题做如此多政治文章的国家。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